

說古
詩文
粹緒
語論

冊全

51
17
裝
線

古文
緒論

初月樓古文緒論

桂林呂璜纂

道光戊子吳仲倫先生館於鄞十二月將返宜興過杭而璜遮留焉住叢桂山房凡二十餘日所親承口講指畫恐其久而忘也條記之如左

作文立志要高北宋大家雖不可以不學然志僅及此則成就必小矣史漢及唐人須常在意中也

古文之體忌小說忌語錄忌詩話忌時文忌尺牘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國初如汪堯峯文非同時諸

家所及然詩話尺牘氣尚未去淨至方望谿乃盡淨耳詩賦字雖不可有但當分別言之如漢賦字句何嘗不可用惟六朝綺靡乃不可也正史字句亦自可用如世說新語等太雋者則近乎小說矣公牘字句

亦不可闌入者此等處辨之須細須審

文章自當從艱難入手却不可有艱澀之態

作文豈可廢雕琢但須是清雕琢耳功夫成就之後
信筆寫出無一字一句喫力却無一字一句率易清
氣澄澈中自然古雅有風神乃是一家數也

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到純熟後縱筆所如
無非法者

昌黎謂聲之長短高下皆宜須善會之有作一句不
甚分明必三兩句乃明而古雅者亦有鍊數句爲一
句乃覺簡古者總之不可不疎

古文詞類纂其啓發後人全在圈點有連圈多而題
下只一圈兩圈者有全無連圈而題下乃三圈者正
須從此領其妙處末學不解此旨好貪連圈而不知

作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句知此則於文思過半矣

淡非淺薄之謂淺薄則人人能之正爲文所當戒者也文章之道剛柔相濟史記及韓文其兩三句一頓似斷不斷之處極多要有灝氣潛行雖陡峻亦寓綿邈且自然恰好所以爲風神絕世也

唐人以五律爲四十賢人不可有一字帶屠沽氣古文亦然通篇容不得一字屠沽然而知此者鮮矣能辨其是否屠沽亦不易矣真作家所以少也

不受八家牢籠安得有此才分但於八家範圍中有所以表異之處如姚惜抱所云尋求昌黎未竟之緒而引申之則途轍自正各就其才而可幾於成

戚鶴泉謂古文不可有古文氣其說非也前明多誤

於此論故自震川而外鮮有成就者

姚子壽謂文忌爽亦非也孟子乃文章之最爽者史記戰國策亦然西漢初年文章之高猶有周秦氣亦正以其爽耳武帝以後則文有爲作矣

文章不可不放膽做

作文遇好題目自易動人然此乃偶然湊手非己所能主張惟有相題行文還他質而不俚是能自主者亦不必刻意求奇往往通篇只可單點却是好文章便可入集若無可寄慨而必耍感慨無可援引而必耍援引反支離矣

只可單點却是好文章讀姚惜抱文能知之厚齋陳增注

不得已應酬之作則入集時必去之如震川集中壽文已有可以不存者公牘而入於書中亦少揀擇小簡則尤不必入集也

應酬之作難得佳文厚齋

上等之資從韓入中資從柳王二家入庶幾文品可以峻文筆可以古人皆喜學歐蘇以其易肖且免艱澀耳然此兩家當於學成後隨筆寫出無不古雅乃參之以博其趣庶不流於率易

孟子文章無美不備

老列莊三子老雖道其所道而最精深莊子亦超妙列子較淺恐是周秦閒人采一時小說而稗販老莊之旨以爲之其同于莊處亦似從莊剽剝者

莊子文章最靈脫而最妙於宕讀之最有音節姚惜抱評昌黎答李翊書以爲善學莊子此意須會能學莊子則出筆甚自在

荀子文少變化其精者已爲禮記所采矣

諸子中老子似經其旨與吾儒異無害也荀子說理

較醇而文筆近於平淮南排句亦多却有精采莫超於莊子莫峭刻於韓非子矣孫武子亦先秦之文非漢人所及列子義蘊稍淺亦先秦之文也

史記兩漢三國五代史皆事與文并美者其餘諸史備稽考而已文章不足觀也

史記如海無所不包亦無所不有古文大家未有不得力於此書者正須極意探討韓文擬之如江河耳古來善用疎莫如史記後之善學者莫如昌黎看韓文濃郁處皆能疎柳州則有不能疎者

史記未嘗不罵世却無一字纖刻柳文如宋清傳蝨蝨傳等篇未免小說氣故姚惜抱於諸傳中只選郭橐駝一篇也所謂小說氣不專在字句有字句古雅而用意太纖太刻則亦近小說看昌黎毛穎傳直是

大文章

史記諸表序筆筆有唱歎筆筆是豎的歐陽文有一唱三歎者多是橫闊的

范蔚宗自謂體大思精而無事外遠致誠哉是言事外遠致史記處處有之能繼之者五代史也震川文也

史記於左傳長篇只用一二語敘過正是其妙處須知質而不俚只是敘此等如道家常所以高耳

漢文近於平如劉子政則較之董江都爲不平矣

班孟堅學劉子政而文不同後漢書之筆太鬆當下班書兩等

三國志得龍門之簡以史法論勝於後漢書裴松之補注有近於小說而亦收之者須知此等書亦陳承

祚所見而不采取所以爲簡要也

李習之謂昌黎文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此是何等音節昌黎品第當在班孟堅之上

柳州碑誌中其少作尙沿六朝餘習多東漢字句而風骨未超此不可學貶謫後之文則篇篇古雅而短篇尤妙蓋得力於檀弓左國最深平淮西雅與昌黎平淮西碑亦相埒

古人文章似不經意而未落筆之先必經營慘淡如永叔與尹師魯書直似道家常若不先有一番琢鍊何以能如此古雅

老泉嘉祐集存文不多却篇篇可傳

蘇長公晚年之作有隨筆寫出不待安排而自然超妙者非天資高絕不能學之其少年之作滔滔數千

言才氣真不可及然精義究不能多若賈長沙之長篇則事理本多所以不可刪節長公文只論一事而波瀾層出故閒有可節處

古來博洽而不爲積書所累者莫如王介甫渠作文直不屑用前人一字此所以高其削盡膚庸一氣轉摺處最當玩

潁濱在八家中自覺稍弱然自渠以後至震川未出以前無此作也

歐之大碑版不善學之易于平易于散

八家之外李習之尚可參其氣息自好也孫可之則有暴氣亦未能自然究非正宗看王介甫便高過之遠甚姚牧菴力掃南宋而學韓尙太喫力

虞道園筆太游衍較之宋潛谿稍淨而文品不甚相

懸王遵巖文少靈氣然自正派虞道園正與之相伯仲耳

明七子文句句欲古峭而不知運以灝氣往往至于不可讀乃荆棘叢也

歸震川直接八家姚惜抱謂其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却自風韻疎淡是于太史公深有會處不可不知此旨如張鱸江所賞諸篇不過歐曾勝處而已有寥寥短章而逼真史記者乃其最高淡之處也汪堯峯文氣息好在國初諸老中自屬第一但少巖峻適拔如游池沼湖江而不見壁岸未能與北宋名家抗行

朱竹垞頗能擺落浙派敘事文較議論爲優但少風韻耳姜湛園則更漫衍

黃梨洲氣岸自闊而文中乃多不揀擇之語法亦尙疎

邱邦士文有質味同時諸子罕有能似其質者

侯朝宗天資雅近大蘇惜其文不講法度且多唐人小說氣

魏叔子文之大病痛在好做段落狠其容亢其氣硬斷硬接議論文尤多此種邵青門亦有此病而又甚之

本朝時文如李榕村入理深而氣格亦高至古文便全不合法如儲同人及畫山諸公皆時文勝古文者王罕皆古文亦不唐不宋不六朝不似古人方朴山亦然前明人古文又是一種讀一篇了不知其命意所在如唐荆川茅鹿門時文之高幾足與古人同其

品第作古文則語不揀擇而法亦不合

方望谿直接震川矣然謹嚴而少妙遠之趣如人家
房屋門廳院落廂廚無一不備但不見書齋別業若
園亭池沼尤不可得也

劉海峯文最講音節有絕好之篇其摹諸子而有痕
迹者非上乘也

姚惜抱享年之高略如海峯而好學不倦遠出海峯
之上故當代罕有倫比揀擇之功雖上繼望谿而迂
迴蕩漾餘味曲包又望谿之所無也敘事文憚子居
亦能簡然不如惜抱之韻矣

惜抱之文以韻勝
自是公論厚齋

張臯文惜不永年故摹古之痕尙不盡化然渢雅無
有能及之者早年雖講漢學而仍不薄程朱所以入
理深也

惲子居文多縱橫氣又多徑直說下處不善學之便易矜心作意而氣不和其續集氣息較好筆力又不逮前集矣惟作銘詞古質不可及文章說理不盡醇故易見鋒鏑子居自命似欲獨開生面然老泉已有此種不可謂遂能出八家範圍也但不可謂其學老泉耳老泉文變化離合處非子居所能

朱梅厓文境文體與方望谿不相入學韓而專學其詰曲處此非善學也昌黎本文從字順妙極自然今人無其根柢乃只見怪怪奇奇耳然梅厓集中書一體最佳有可傳者

王惕甫文有不講法度者只不肯淡便是其病從選學入然於選亦不甚深也

秦小峴文未脫詩話氣條達之篇則有之

袁簡齋文不如其小說然小說亦不到古人佳處
張鱸江文雖少蒼古然取道甚正王惕甫不及也
魯賓之文清而能瘦其氣亦疎可以卓然有成者惜
不永年惕甫評其文云皮殼未去此言不確如惕甫
之文乃正嫌其皮殼多而無骨耳賓之文亦遠出惕
甫上

右若干條皆先生就璜所問而答者璜退以片紙
書之先生別去乃稍比次而書於冊他日以告先
生先生曰此不可以示人也凡論人論事必本末
具乃可筆於書而無遺議此等或舍大而專言其
細或舉偏而不見其全不量予者將以爲口實焉
璜不敢忘而並識於此

粵西呂月滄郡丞嗜古文辭嘗師事仲倫先生而得其旨以親炙緒論手纂成編增雅慕先生之文與先生之論文而不獲一見先生因錄而藏之行篋時尋繹焉丁酉春增客海昌晤先生於學博錢君警石之齋相見歡然因出所藏以質之先生曰月滄可謂好學也已遂加校正以貽警石會州人蔣茂才有叢書之刻願附梓以廣其傳俾後之覽者知先生師古之心與月滄師先生師古之心并警石愛先生及月滄所以師古人文者亟以示後之學爲古人文者之心一如先生愛月滄之心蔣君之意蓋可以忽乎哉山陰陳增跋

仲倫先生初月樓文稿於古人法度無不合而其深造獨得實未嘗有所依傍也然先生論文必曰吾嘗